

关于中医学形成若干问题的讨论

● 焦振廉*

摘要 中医学起源于早期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现与发明。中医学经历了春秋以前漫长的“前中医”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论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医学。中医学是指有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临床手段、专职医生的学术综合体,而“前中医”是指在中医形成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发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我保护恢复手段。医学跟巫术终究不同。医学是由实践而升华出思想的,巫术则是由思想而衍生出活动的。医学经历的过程是:活动—思想—思想与活动互动,巫术经历的过程是:思想—活动—活动与思想互动。所以,两者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回事。

关键词 前中医 中医学 巫术

关于中医的起源以及医学和巫术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讨论。本文从社会思想文化条件的角度再作探讨。

1 中医与“前中医”的区别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传统从历史绵延而来,却并非自来就有。所有的传统都有相对确切的发生时间。在中医史研究中,砭石的制作、熨法的产生,乃至神农尝百草、伊尹创煎药等带有传说色彩的史事,都是专家们所强调的。从医学发展的连续性来说,这是自然而必须的,中医的确是从此起身的。但如果把中医当成一种完整的学术,有哲学指导,有基本理论,

有临床各科,有专职医生,那么其形成时间是要向后推延的。我们祖先的荒蛮时代使用砭石和原始的熨法,或用树叶包扎伤口而取得止血的效果,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自发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我保护恢复手段,还很难称为“医学”。医学因为人类对于健康的渴望而产生。在依靠采集和狩猎的时代,疾病和损伤之于人类比今天更加可怕。当时的人们显然需要医学,却尚不知道医学为何物。医学是人类的发明,但绝不是人类最早的发明,甚至可能是人类较晚的发明。因此,在真正的医学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期盼、追寻和等待。

我们需要区别中医和“前中医”。中医是指有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临床手段、专职医生的学术综合体,而“前中医”是指在中医形成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发的、原始的、没有理论指导的自我保护恢复手段。两者确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却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中医是系统的学术与科学,“前中医”是零散的方法和经验。

2 中医形成的时间和条件

《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的成熟。《黄帝内经》以后的医学发展状况是比较清楚的,但其以前的状态则使人们颇费踌躇,因为还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来说明当时的状况。今天,中医理论乃至临床的发展仍然是在《黄帝内经》所确定的框架内运行。那么以前呢?如果说《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的成熟,那么反过来意思就是在《黄帝内经》之前,

*** 作者简介** 焦振廉,男,研究员。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部主任,1998年入选陕西省卫生系统“215”人才规划和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先后参加7项省部级及厅局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和参编学术著作7部,获省部级和厅局级科技成果奖4项。主要从事中医文献研究。

• 作者单位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710003)

中医理论还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的理论,是很难支撑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的。1973 年,马王堆医书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医学提供了重要线索。“马王堆出土医书虽然大都是战国至秦时代的著作,上至原始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和各种传世医书比较,相对地在时间上仍然属于最早期的。”^[1]

马王堆医书虽然大多残缺,内容简朴,却承载着真正的“医学”。无论是《五十二病方》中的方药,还是《足臂十一脉灸经》中的阴阳,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因此,中医的形成至少要早于或者绝不能晚于马王堆医书成书的时代,亦即战国中期或早期或至春秋晚期。医学的历史需要“自证”,也需要“旁证”。马王堆医书有力地“自证”了当时医学的实际状况。由于比马王堆医书更早的医学文献尚未发现,因而对其以前医学的探究便不得不借助“旁证”。甲骨文载有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但“疾口”、“疾首”等表达的显然还很难说是医学的概念。1973 年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的桃仁、郁李仁、杏仁、莲子等植物种子,虽然可能作为治疗之用,但毕竟还不能作为定论。《左传》对于研究春秋历史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却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成十年》和《左传·昭元年》分别记载了医缓和医和入晋诊病的事情,真切而形象,确有读其文字而见其情景的效果,但《春秋》原书对医缓、医和之事并无记载。因此,医缓和医和入晋诊病的事情在真切中又带有些许的朦胧。

马王堆医书承载的医学是简朴的,那么其以前的医学自当更加简朴,甚至可能简朴得不成为“医

学”。从社会条件看,春秋战国已是思想繁荣的时代,往前便是殷商西周的神学国度。至于殷商、西周以前的情况,历史留给今人的实在太少。但是,在神学统治确立之前,一定经历过漫长的既没有神学也没有“医学”的荒蛮岁月。所以,如果确认中医是有哲学指导、基本理论、临床各科和职业医生的学术综合体,那么它便不可能生发于荒蛮岁月,在苍茫草莽中采集与狩猎的人们尚不具备创造医学的条件和智慧;也不可能形成于神学的国度,巫师可以借用唯物的治病方法,却无法也无意支持唯物的医学理论。中医只能出现于社会经济有所进步和唯物论哲学已经出现的时代。医学出现的最低条件是:社会分工使一部分人可以不从事直接的生产而成为专职医生;哪怕是最简朴的唯物论哲学的指导;可以通过钱财或权利支付诊疗费用的人群;医学通过某种形式实现教育和学术传承。在中国,符合上述条件的最早时代是春秋。所以,中医是从春秋时代才真正开始成为一种学术或科学的。

3 医学与巫术的关系

古代的一个“鑿”字,似乎引得中国的医学和巫术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可以确定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医”是春秋战国时期在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姑且将其以前的医学称为“前中医”,而“前中医”的历史是可以上溯到荒蛮时代的。巫术源自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知和畏惧,虽然其出现的时代也很遥远,但未必早于“前中医”,因为它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后者则几乎出于人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在巫术出现之

前,“前中医”可能已经走过了一段虽然艰难却跟巫术无关的路程。

早期的巫师多是兼职的,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产品的匮乏不支持专业巫师的出现。殷商重巫右鬼,并有专业职掌占卜的“贞人”。“贞人”不仅可以交通人神,甚至可以干预政治。“贞人”还在甲骨上留下了当时对疾病的认识,却不曾真有治疗的手段。西周较之殷商略重人事,强调“事神保民,莫不欣喜”^[2],《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3]但宗承于商人的上帝神和周人维新的祖先神仍是意识形态的主宰。西周之初,武王“有疾弗瘳”,周公祷天,请求“以旦代某之身”^[4],却不曾求医问药。《五十二病方》中有这样几首“方”值得注意:

“一方:祝疣,以月晦日之室北,磨疣,男子七,女子二七,曰:‘今日月晦,磨疣室北。’不出一月疣已。”(疣病方)^[1]

“一方:消石置温汤中,以洒痈。”(痈病方)^[1]

“一方:贲吹:‘伏食父居北塞,母居南阼,同产三夫,为人不德。’已。不已,青傅之。”(蛇咬伤方)^[1]

第一方是巫祝术,第二方是医疗方,第三方则医巫杂陈。施治者要先念动咒语,如果痊愈便罢,如若不愈,则要“青傅之”。“青”是空青,一种矿物类的中药,在这里成了巫术的后盾和补充。

巫术曾借重药物等手段,但药物等手段在巫师手中是不可能成为医学的。由于《五十二病方》医巫杂陈,医学与巫术在当年的密切

关系似乎有了直接的证据。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医学与巫术在当时人们的心中都是祛除疾病恢复健康的手段。施于同一对象的两种手段,可以来自一个系统,也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施治者可能是懂得巫术的医生,也可能是懂得医学的巫师,但无论如何,用“青傅之”和念动咒语都不会是同样的东西。在用“青傅之”时,他所念所想的是“青”的疗效,在念动咒语时,他所念所想的是导致“疣”的精魅。在当时,“前中医学”的步伐不能不是艰难的,道路不能不是曲折的,付出的努力也不能不是巨大的,而取得的成绩却不能不是很些微的。但是,即使粗略得让今人看来可笑可叹的医学,也从来就不是巫术;即使医学性质的治疗方法跟巫术性质的禁法咒语出于同一部书或者同一个人,巫术和医学也还是两种东西。

“前中医”是在生活与生产之中因实践的过程而发生的,如砭石和熨法;巫术是在生活与生产之外由心灵的活动而产生的。医学是由实践而升华出思想的,巫术则是由思想而衍生出活动的。医学经历的过程是:活动—思想—思想与活动互动,巫术经历的过程是:思想—活动—活动与思想互动。所以,无论医学和巫术在那个时代因

为疾病和健康的需要而发生了多么复杂的关联,两者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的东西。

《五十二病方》医巫杂陈,说明了医学与巫术曾经的关联。巫术甚至可以是当时医学的温床,因为巫师们需要或在找寻能够支持自己的各种方法。当然,“前中医”的方法未必均为巫师所用,一些巫师未曾染指的方法也在辗转传续中。因此,在那个远去的时代,“前中医”的步伐是艰难的,却一定在延传、丰富与发展中,并终能穿越漫长的岁月走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唯物论医学崛起的基础。

春秋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西周典章制度在兼并战争中失去了当年的庄严。春秋后期,孔子首创私学,引导了思想领域两百多年的持续繁荣。先秦诸子虽持论不同,但没有一家跟巫术有太多的关系,孔、墨虽不排斥鬼神,但更强调人事。在风起云涌的人文思潮中,曾经风光无限的巫术终于开始退却,历经艰辛的“前中医”则找到了可以指点自己进步的利器——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论,从此走上了理论化与系统化的轨道,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医”。但是,巫术没有也不可能即刻消失,巫术仍然拥有相当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司马迁将“信巫不信医”^[5]列为“六不治”之一,说明当时确有因病而求于巫师者。即使是在今天,少数地区仍有巫术的踪影,但是其与医学的关系则已截然两断。因此,中医学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医学科学,并一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尚然提出“中医巫术论”者,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很让人费解的感情,便是对历史的短视或无知。

综上所述,中医学起源于早期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发现与发明。“前中医”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说、五行说和气一元论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医学。医学和巫术在过去的时代的确有过复杂的关联,两者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3-425.
- [2]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
- [3] 礼记[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1980: 1641-1642.
- [4] 尚书[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1980: 196.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794.

读《内经》有感

黄志华 河南省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

上古天真事,悉赖灵枢转。欲观平人氣象,须谙气交变。藏气法时因序,脉要精微通幽,灵兰启秘典。阴阳应象时,生气恒通天。

解大惑,答素问,读玉版。五癰津液别论,金匱藏真言。营卫生会最宜,四气调神至善,宝命全形安。微旨至真要,醴醴度天年。